

散文写作的真诚

——阅读《穿越麦地》

□ 曹刚

的偏爱,尤其在乡间如果一辈子连一院房子都没有盖起,就会被人嘲笑,相当于对你一生的否定。上世纪八十年代要建起进丈八的五间北房,在乡邻眼中都要高看一眼,但建房过程并不似现在方便,需要自己提前备好各种木料、砂石料、生石灰等,匠人只管建房。于是书中所述准备建房资金,从山上扛下来的大梁到木方,也就是通俗讲的“上梁”,都灌注了建房人的全部心血和劳累,在乡间看到建房的人一两个月内夫妻两个瘦一大圈都是常见的事。但在裴老师的叙述中,她对自己生活的艰辛与目的性相统一的过程中所沉淀下的自由感使个体生命感到充盈,自由形式也成为艺术审美的核心领域。而在当下的现代化进程中,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实践关系被置换,合规律与合目的的对立统一运动过程的阶段性差异使得当下个体已经难以通过劳作获得个体生命的自由。正如书中所说:“收割机对麦田的爱,是时尚普遍的爱;镰刀对麦田的爱,也是爱,却是一种古典老套的爱,令人缅怀其形式的爱。/就像今天的麦子可能会思念古代的镰刀,”在“时尚普遍”与“古典老套”之间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古今差异,更体现为人与麦子、麦地乃至乡村之间的关系从形式中介到情感实践的独特现代性体验。沉重而又富有情感联系的种植、收割、建筑被现代性的机器所代替,过程性关联的省略造成了与孩子之间的乡村经验交流的困惑:“我要带他去收麦子,也是必须要强迫的。在强迫的过程中,就会生气。想影响儿子接近自然、接近乡村的企图,总会让我感到乏力。”在现代城市生活的一代人包括现代乡村的儿童已经对乡村生活经验,尤其是与粮食这种与维系生命息息相关的必需品生产、劳作、收获过程所知甚少,与其相关的体验更是阙如。的确,是麦地,是菜地,是劳作其中的祖辈父辈养活了一代又一代人,人与土地的关系表层上是劳作与反哺,但深层次也附着沉重与逃离。

但在这部文集里,以往相对沉重的乡土生活经验却呈现为一种清新的乡土回忆。叙述生活的沉重可能是源于人倾诉本能的,但把沉重的乡土生活经验以轻盈的方式讲出来,需要的却是对这种生活的一种超越性的理解。轻盈作为一种重要的小说诗学也在卡尔维诺的《美国讲稿》中出现,他对这种珍贵的小说品质曾经做出界定:“文学是一种生存的功能,是寻求轻松,是对生活重负的一种反作用力。”沉重的现实与生活经验需要在文学中寻求轻松的表达从而达到对生存的一种新的理解。我认为,《穿越麦地》正是在轻与重之间寻求不同于当下的独特表述。

这部文集凝结着作者生命体验的诗与真。《在抵达一种文学观念》这一节中,作者引用了古希腊著名女抒情诗人萨福的《阿狄司,你也许会相信》这首诗后,写道:“这首

诗,它几乎可以作为一种理想文本的代表,在任何我打算写作、朗读的时刻,都会完完整整地在心头浮现,成为一种永恒的底色。而由于这首诗的召唤所涵盖的广阔的空间,所穿透的邈远的时间,让正在经历的生活本身,也成为一种怀想和抒情的对象,以至于让火热的生活本身,在它刚刚发生的那一刻起,就具备了令人不舍的诗意。”

穿越生活纷繁的表象,发现生活的本真,原本就需要对生活的一种敏锐感受,但这并不足够。感性的体悟若不经过程性的沉思,便没有穿透性的力量,继而在生活中“令人不舍的诗意”便无从谈起。“直到今天,桐树花是与家乡春雨中弥散着的柴草灶火的烟味,与马房猪圈当中新割的草的香味,与过于强烈的太阳当中重人的春天的气味的联系在一起的。在任何地方,只要看见桐树花,尤其是听见桐树花的香味,我都能怀着最本质、最深刻的感情想起故乡。”“阳光继续普照,清风继续拂面,可是突然,空气中弥漫起一种焦灼的味道,抬头看去,不远处的烟囱正冒着浓浓浓烟。天哪,老师,那是你吗?深深地呼吸着这奇怪的味道,烟的味道和被自己逼回眼眶的泪水混合在一起,成为胃囊里面的一部分内容。”与上面所引用相似的文字在这部集子中还有许多,嗅觉与味觉相比较视觉和听觉,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多数情况下是被忽视的,它们只构成我们对外部世界的判断的辅助。但在裴老师的书写中,这种与现实生活具有直觉关联性的味觉和嗅觉被赋予直达生活本真的另一种可靠路径。它们虽然感性,但传递出来的情绪和情感并不是片段和偶然,其间若不是经过沉思的感悟,便是具有对直抵生活本质极富诗意的洞察。生活经验的真有时并不具有普遍性的理解,唯有诗意的领悟与审美的呈现才使得个人生活与读者大众共通共融。这种始终自觉的书写穿越了裴社村、穿越了麦地、贝茨的树林和童老师的客厅,使得在每一个作者曾经参与的具体空间和时间都具有了诗与真的交织。

三 从这部集子的编排来看,作者在最后一节专门设置了好友读后和附录共四篇文章,其中两篇是好友的评论文字,另外两篇是裴老师父亲的两篇文章。这样的编排使得这部文集并不是作者一人独白性质的发声,好友的评论文字,父亲对一家人的生活的真实追述都与前文形成了多元的对话和声音。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中提出:“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任何情感的表达、理性的思考都必须以言语或话语的不断沟通为基础,对话不仅基于双方的民主平等意识,更是逼近生活真实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差异性的积极认同。作者在编辑父亲的两篇文章中,时不时就可以发现作者的声音,这种声音有点类似与中国古典小说中的评点传统,更多的是作者在编辑过程中以女儿和读者的口吻在与父亲的讲述进行一场温馨的对谈。两篇好友的文字风格不同,角度各异,但应该都是与裴老师是相交挚友,其中文字有吹捧,无遮掩,有直言,也有批评。正如其中一位所言:“因为相信她的真诚,所以时常会惊讶她怎么会会对那么多的人和事抱着感谢、缅怀和怜惜的态度,温情和宽

容的态度怎么能够和真诚相安无事呢?”仔细想来,真诚确实是这部文集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底色,由此延伸开对刘锡庆老师的“拿开人格的面具”散文观的认同,对延续中国传统社会千年之久的伪饰面具的批判,对一种现代性的独立自由人格的追求便具有以一贯之的逻辑。文集中裴老师对乡村自家菜园西红柿、黄瓜、茄子等蔬菜的陈述叙述中的真诚与自信令人印象深刻,因为这些文字展示了一位与讲台上逻辑清晰、思维缜密且极富灵性的博士生导师不一样的一面。朋友眼中的真诚与散文写作的真诚构成了具有延续性的一脉,“文如其人”这样的原则在这部文集的不同对话和声音中得到了实现。

在中国 20 世纪诗歌的写作中,现代派诗人卞之琳创作的《白螺壳》和之后的先锋派诗人海子创作的《亚洲铜》成为现当代诗歌中的杰出篇章:

空灵的白螺壳
孔眼里不留纤尘
漏到了我的手里
却有一千种感情:
我心里波涛汹涌,
我感叹你的神工。

——卞之琳《白螺壳》

亚洲铜 亚洲铜
祖父死在这里 父亲死在这里 我也将死在这里

你是唯一的一块埋人的地方

——海子《亚洲铜》

在阅读《穿越麦地》的过程中,“亚洲铜”与“白螺壳”两个意象与这部文集的阅读感受产生了一种具有本体性的联系。“亚洲铜”所意蕴的黄土高原的历史厚重、世代生存空间的绵延不断,无论是文集中山西的裴社村、种植蔬菜的菜地,城市边缘曾经耕种过的那个小菜园,还是把它们诉诸表达的文字,都构成了一种对寻找终极生命情感内涵的感性表述。

“白螺壳”至于“空灵”“有一千种感情”也是经过大海的千万次的淘汰才能达到的境界。阅读文集的过程中,经常能够看到那些对生活极富诗意的“空灵”表述,它的表达形式常常也就从散文走向了诗。

“空灵”是超脱“亚洲铜”般厚重的一种智慧,一种生活的态度,一种生命的哲学和美学。在这部文集中,如果仔细辨析,这些感性而自觉的文字背后就具有这样的智慧和美学。从这个角度来看,《穿越麦地》正是作者贡献给读者的一只空灵的白螺壳。”

优秀的散文应该具有可以分享的力量。读梁遇春《春絮集》可以分享到他的幽默智慧的生命理趣;读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可以分享到他对怪异现实的尖锐讽刺,读林语堂《秋天的况味》可以分享到他笔下雪茄的白灰落铜炉的秋日黄昏。同样,阅读《穿越麦地》这部文集,也让读者分享了作者生命经验的轻与重、诗与真,这些文字的讲述终究会在以后更多的读者中引起更多的对话和声音。

(作者系安康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如何在荧屏讲述新时代的精彩故事?

——专家热议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

新华社记者 史竞男

《山海情》《觉醒年代》《跨过鸭绿江》《外交风云》《理想照耀中国》《大江大河》《在一起》《功勋》……近年来,我国电视剧创作聚焦建党百年、脱贫攻坚、改革开放、抗疫等重大主题,涌现出一大批脍炙人口的现实题材佳作,获得观众认可和各界好评。

如何在荧屏讲述新时代的精彩故事?日前,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重点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协调小组共同主办的重点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成果座谈会上,专家表示,重大主题电视剧持续热播,让荧屏持续闪耀理想与信仰的光芒。要继续聚焦主题主线创作,用心用情抒写新时代动人故事,推动电视剧高质量发展。

中国视协主席胡占凡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电视艺术界始终立足新时代的坐标,连续推出了一系列叫好又叫座的重大主题电视剧。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重要讲话催人奋进,为我国文艺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广大电视艺术工作者要胸怀“国之大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守正创新,追求崇德尚艺,讲好新时代的人民群众故事。

“推动电视剧高质量发展要清醒对标大历史、大时代,为电视剧创作生产谋篇布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副司长周继红表示,新时代的电视剧创作要从时代变迁和人民实践中寻找选题,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万千气象。要从广阔的世界舞台和人类共同价值追求中寻找选题,传递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情怀。

著名导演郑晓龙谈起电视剧《功勋》的创作经历,感触颇深:“作品的成功首先要归功于功勋们自带的光芒。他们的精神境界、人格魅力,他们在平凡人生中所创造出的不凡功绩,为这部作品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他表示,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创作出个性化的、有血有肉的、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人物形象,力求真实。

“时代的文艺必然以主流价值为底色,那些单纯为了吸引眼球、拉动流量而拍摄的架空玄幻剧、历史戏说剧、烂俗情感剧,虽然看上去花团锦簇,但经不住时间的检验,更起不到引领、丰盈精神的作用。”国家一级编剧马继红说。

爱奇艺创始人、首席执行官龚宇认为,近年来现实题材电视剧的质与量都有极大提升。一系列优质现实主义电视剧,通过对各行各业的表现,折射人民生活、反映伟大时代。“近年来国家和俱乐部行业不断整治行业顽疾,督促文艺创作正本清源。广大文艺工作者更要把握创作趋势,努力为大家提供更多优质作品。”

《山海情》以朴实、接地气的叙事风格,描绘出扶贫路上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故事和人物;《大江大河》以典型人物反映时代变化、彰显时代精神……出品方代表、东阳正午阳光影视有限公司企划部总监陆继说:“恢宏壮阔的时代变化,落脚于平凡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是我们前行的方向标。”

专家认为,反映时代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电视剧艺术作为大众艺术,应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以精品力作反映人民心声。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李京盛认为,近年来,现实题材电视剧在创作理念和题材表达上均有突破,如强化国家叙事,让现实题材创作内容更丰厚;强化现实主义精神,直面社会焦点、痛点等,这些为今后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经验。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王一川表示,现实题材剧创作还应注意叙述的青春化,以便给青年观众以代入感,以纪实性表达贴近观众。

“深入生活,才能描绘出多姿多彩、充满时代气息的生活画卷。”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胡智锋说,电视文艺工作者要扎根中国大地,深挖细磨,精益求精,坚持高质量发展之路,不断与时俱进探索艺术表达新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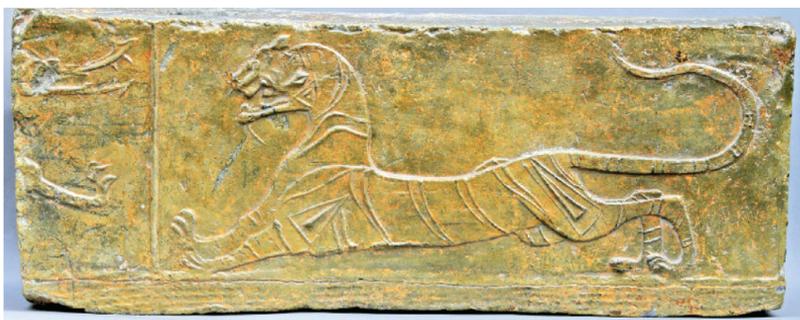
甜蜜如柿

薛勤学 摄

虎年说虎

虎虎生风的东汉龙虎纹画像砖

□ 周明丽



虎,被称为百兽之王,历来为人们所敬畏。在中华文化里虎也有重要地位。十二生肖,寅虎位列第三。虎的形状、图案、纹样在春秋战国时就常被人们所应用,如虎钮铜质、虎纹青铜戈等,其中最典型、最重要的应用是虎符。《史记·魏公子列传》记载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典故,生动地体现了虎符的作用,可谓千军万马置于掌心。辞赋典籍之中也多有虎的身影,词汇更是不胜枚举,而且虎与龙常常并称,如龙吟虎啸、虎踞龙盘、龙腾虎跃等,龙虎并行也被认为是盛世之兆。

在安康博物馆,有这样一件龙虎相斗的文物——东汉龙虎纹画像砖(国家一级

文物)。这件画像砖出土于安康市平利县锦屏东汉墓,长73厘米,宽26厘米,正面模印龙虎图案,龙虎以单阳线分隔。经过专家考证,它被镶嵌在墓门上,起镇墓辟邪之用。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祀典》里说:“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挫挫锐,噬食鬼魅。”这句话的意思是:老虎作为百兽之王,十分威猛擅于搏斗,有吞噬鬼魅的本领。将它置于墓门体现了人们希望墓主人在阴间不受鬼魅侵扰,安享太平生活的愿望。

在东汉匠人的笔下,画像砖上的虎呈腾跃扑击状,细节保存相当完整,龙图案稍有遗憾,仅存头部和前爪。在匠人



精准刻画下,龙虎相对呈现的强大气场穿越千年跃然眼前,不禁令人击节赞叹。且看虎躯舒展,四脚蹬开,眼睛直视前方,尾巴高高扬起,电目刚猛、长啸林壑,霸气与龙对,却毫无怯意,尽显山林之王的霸气。

工匠运用夸张的手法将虎的形体拉长,每一个动作都表现出强烈的运动感和力量感。虎身通过三角形和富于连续性的线条,勾勒出虎的骨骼和斑纹,这正是现代几何以线带面、线面结合思想在艺术创作中的运用。那么,在距今1900多年前的东汉,处于秦巴腹地的安康如何能烧造出丝毫不逊色于关中、洛阳地

区的画像砖呢?这得益于汉江航运的发达和子午古道的畅通,使得无数能工巧匠汇集于此。

大一统促进了文化经济交流,水路交通发达,能工巧匠走南闯北,在安康创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龙虎纹画像砖。但它们大多数湮没于历史深处,如今仅存这一方收藏于安康博物馆,静静诉说着遥远的往事。当人们驻足浏览,从它的笔间,似乎依然能感受到穿越千年而来的虎虎生气。我们不禁赞叹古代匠人高超的技艺,感怀古已有之的“工匠精神”,也让我们对走向未来,充满了信心和期待。